



LEFT EAR II
饶雪漫 作品
SHARON WORKS

左耳

【终结】

穿过

夏天的木栅栏

和

冬天的风雪之后

你终会抵达

北京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饶雪漫文集温暖珍藏版
青春疼痛系列之四

左

LEFT EAR II

耳
【终结】

饶雪漫 作品
SHARON WORKS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饶雪漫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左耳终结 / 饶雪漫著. -- 3版. --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3.9

(饶雪漫文集)

ISBN 978-7-5470-2632-8

I. ①左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2627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阳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7mm × 234mm

字数: 224千字

印张: 16.75

出版时间: 2013年9月第3版

印刷时间: 2013年9月第3版第1次印刷

统筹: 雷同

责任编辑: 赵旭

特约编辑: 方悄悄 丁丽艳

封面设计: 八牛工作室

美术编辑: 向梦 郑卫卫 李亦凡 顾利军

ISBN 978-7-5470-2632-8

定价: 2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84521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甜言蜜语，说给左耳听。

Sweet talk, is ready for the left ear.





双生·相似的眉眼下面是两颗截然不同的内心，分裂、双生、融合，宛如硬币的两面，彼此争吵责怪，彼此艳羡疼爱，最终却不过是殊途同归。



华清嘉园
12-6

硬币，那可是初春的午后，在你将硬币递在我手中那一瞬间，美好得难以忘却。就像那些埋藏在旧时光里的沙砾，就算没有阳光映照，却依旧明亮得好像蜿蜒在那枚硬币表面——你我手掌上那条共同的命运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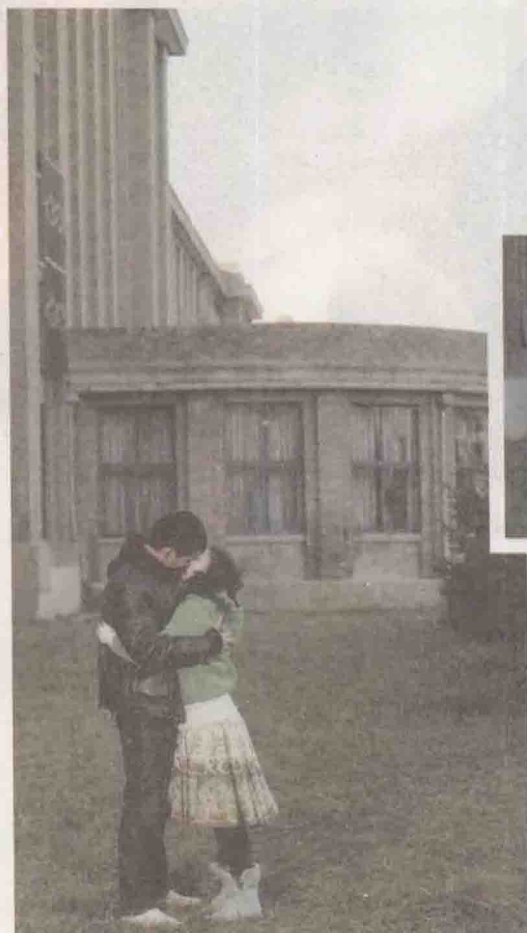


追寻·我们的爱，在阴暗的天空
下绽放盛开。亲吻是一个好听的字句，像风
声，像天空中那些不断变幻的云。



我说如果我不回来。你说循着你的脚
印，我也会去找你。

那如果我不在了呢？没有答案，只有一场
宿醉后的惊醒。





呼吸·青春天穹下，有人声嘶力竭，有人沉默如谜。我们都曾固执地相信爱情，就像我们都曾固执地相信拥抱，相信甜言蜜语。当拥抱的温度冷却，当左耳边只剩下残存的只言片语，那些不堪一击的虚弱和经不起推敲的安慰，让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了刀子，将心剜出一道道莫名的伤口，在等待中结痂，在等待中融化。

周国平·《守望的距离》

停滞·他的手停在空中，像崩断了发条的八音盒，音乐戛然而止，王子的马车停在半路，公主孤独地等待在宫殿中，眼睛望着雪白的长裙，堕入了慌张的想象。

偷偷看一眼吧，趁时间停摆的时候，看一眼他的脸，他的鼻翼，他眼眶到额头安静的弧度，他在时光中变得透明的耳朵。悄悄地，对着他无声地说一句：我爱你。





慵懒 · 趁灾难还未降临的时候，彼此陪伴，分享这片刻的爱情，把头靠在你的头上，听得到你心跳的频率，灯光调暗，唱机音量被旋到最低，屋子里流淌的除了时光，只有爱情。

Contents 目录

序曲	002
PART 1 许帅	015
PART 2 夏吉吉	101
PART 3 小耳朵	177

尾声	243
后记	250



亲爱的
微笑 眼泪
一朵花一粒沙
一串暗红色的冰糖葫芦
坚持不哭的维尼小熊
写在玻璃上的誓言
我疼过的心尖
皆是我们爱过的证据

选自木子耳的博客《左耳说爱我》

序曲

很多天过去了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称呼他。

很多时候，我习惯说：“噢。”他就笑起来，不过他笑完就算了，从不强求我，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什么的。老实说，这实在是一场有些奇特的恋爱，我猜想这主要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以一种非常奇特的姿势进入，所以发展起来就不得不有些非同寻常。初初的兴奋过后，我们都开始显得有些小心翼翼，彼此心照不宣的是，我们都不想过早地让别人知道这一切。所以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，就算见面，也搞得像“地下党”般：在街上一前一后地走，半夜十二点坐在寒冷的屋顶上相对傻笑，每天发一些相同的毫无创意的短消息，诸如：饭否？天气不错呵……等等等等。就这样，时间像上了超速的发条般，寒假过完，新学期到了。

离开家的前一天，我决定去一个地方。不过我没有告诉他，而是独自前往。通往南山的路在修，非常的糟糕，公车只能开到一半，也没有出租车愿意去。我走了很长的路才到达那里，球鞋上沾了许多难看的泥，这让我的每一步都显得有些沉重。她墓前的青草比我想象中的茂盛，我并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，鲜花或是别的礼物，我只把我自己带来，希望她能看到我，感受到我。

我在她面前坐下来，看着她的眼睛。她在微笑，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责备，我心里的慌张忽然像剑一样突兀，高昂。就在这时候，身后传来我熟悉的呼吸，我回转头看到他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这双重的刺激让我差不多是跳了起来。

他迅速搂我入怀，说：“你应该叫上我。”

我莫名地尴尬，试图挣脱他，可他搂得更紧。

“让她看见！”他说，“让她看见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她会为我们高兴的。”

“不要！”我叫起来，“不要，张漾，不要！”

我的激烈好像吓到了他，他终于放开了我，我跑得远远的，在一棵树的旁边蹲下来，背对着吧啦的墓。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，总之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他跟着我过来，蹲在对面，抬起我的下巴，用力地捏着它，迫使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然后用低哑的声音问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告诉我！”

我的眼泪不可控制地掉下来。他的唇贴近我冰凉的脸颊，温柔地辗转，吸干了它们。然后，他在我右耳边叹息说：“小耳朵，我的心里一直不好受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像在说绕口令，“你也应该知道，我是知道你的。”

我拼命地点头。他再度紧紧地抱着我，像发誓一样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不然，就让我不得好死！”

他居然在墓地里说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，慌里慌张地伸出手去堵他的嘴。他把我的手捏住，放在他的胸前：“明天你就要去上海了，会想我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我说。老天作证，其实我是想说“会”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吐出来就变成了两个字。

他呵呵笑：“我是白问，你是白答。”然后他放开我，点燃一根烟。看着远方的天空，像下了重大决定似的说道：“以后，我不再叫你小耳朵了，好吗？”

“那你叫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老婆。”他调过头来看我，脸上带着捉弄完我后得意的笑。

我气得想要踢他，他身形灵活地躲了开去，我再次跑到吧啦的墓前，轻声对吧啦说：“你看到没有，他整天就这样欺负我。”我被自己略带矫情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吧，它会把你折磨得不像你自己。吧啦还是不说话，她还是那样微笑着，眼神里带着清澈的责备。

噢，天，我不知道她到底在责备谁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他在我身后说，“很奇怪，我每次来这里都会变天，到公车站要走好长时间，要是下雨了，你会感冒的。”

我跟着张漾走，却忍不住一步三回头，噢吧啦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愿呢？

张漾伸出手来，把我的头扭过去。然后他说：“小姑娘，我们朝前走。”

我在心里有些委屈地想，我还是喜欢他叫我小耳朵。但我知道，他要朝前走，然后忘掉一些东西。当然当然，他也没有什么错，我们都应该朝前走，像我喜欢的一句话：记住该记住的，忘记该忘记的，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不是吗？

因为还要收拾行李，那天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多呆一会儿。我回到家里，发现尤他坐在我家的沙发上，正在看电视。自大年三十后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。他把头发剪短了，看上去不再那么傻乎乎的。见我进了门，他大惊小怪地喊起来：

“呀，你的鞋上怎么有那么多泥？”

我换上拖鞋说：“不小心踩的。”

他走过来，弯下腰拎起我的鞋，一直把它拎到阳台上去，在拖把池那里用力地拍打和冲洗。我端了一杯热水，靠在阳台的玻璃门边默默地看着他，想起十二岁的那一年，我们去郊游回来，他也是这样替我洗过鞋子，爸爸妈妈都夸他能干，他一直是这么一个能干的固执的好小孩。

“我爸妈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去我家打牌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来拿我的手机，明天要开学了。”

对，他的手机一直在我这里。

我回到自己房间。把他的手机拿出来，他已经把我的鞋洗好，放在晒台上。
我把手机递给他，他碰过冷水的手冰冰凉的，我迅速把手缩回来，跟他说谢谢。

他说：“昨天我在书店看到你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还看到张漾了，在另一个柜台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许弋他爸爸官复原职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维持着我的耐心。

“明天我去火车站送你吧，反正我是晚上的火车。”

“不用了，时间太早了，”我说，“而且爸爸会送我的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尤他把手机拿到耳边，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说，“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他终于转身要走，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我低头一看，是张漾。我没接，我的铃声是周杰伦的《发如雪》，周杰伦一直在唱，当他唱到“邀明月，让回忆憔悴……”的时候，尤他拉开门，走掉了。

我把电话接起来。

张漾说：“小姑娘，我忽然很想你。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们要分开，我舍不得。”

我有些握不住我的电话了，这要命的甜言蜜语，我真想为此粉身碎骨。

“我就在你家楼下。”他说。

“等我。”我挂了电话飞奔下楼。跑到一楼的时候，我看到尤他，他转过身惊奇地问我：“李珥，你急急慌慌的要去干吗？”

我停在楼梯上，握着我的手机，对着他傻笑。